

定武園亭。是世上的貴物。無人不愛的。有甚麼可貴的？不學原拓。偏要買他貴起來。這就要有藏這帖的是個甚麼人了。汪容甫的跋。能叫不貴的貴。只要讀過述學的人。總以為他那定武園亭是不會錯的了。這就叫做物以貴人。我呢。可沒有這樣力量。虧得些好故事貴來光怪我。帶累那許多鑒賞家據家詞章家都來光顧我。三層樓的胡梯。跑得登登的。我倒要念老杜「豈有父、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上」的兩句詩高起來。配呢。我叫甚麼位金句西廂。「是圖謀你東西來到此。」物事好比名妓。我不過比個老鴿。這就叫做人以物貴了。有人問我。世間上還有個人物俱貴的嗎。我說有有。他本是貴人。不是頂貴的事物。他自然沒眼去瞧他。這物事既沒有他體上了。當然被他收藏了。就是他不要了。這物事還是可貴的。爲什麼呢。或是他做過顯赫的。或是他做過詩話的。或是他做過記事的並且在報上宣布過的。我有點妒他。不願提出他的尊姓大名。但是看過品報的。總該曉得這位貴物事的主人翁了。

●金粟山房隨筆（箱尸）

施節婦
施節婦。古吳扶洲人也。父秉釣。
食原餼。無子。所生惟節婦。愛若
拱璧。針黹之餘。輒教之讀。節婦性
聰穎。過目恒不忘。暇嘗習珠算。
兩手均能絕倫。年十九。歸祝某。
祝固搢紳也。強敵載。產二子。長
元龍。次元祥。無何。祝歿。節婦
哀痛絕祀。既念扶孤事重。遂如哀
喪舉葬。厠居於後埭中塾室一
以泐稱心。中設衣衾。置鏡。

算盤。及用其數事而已。落成時。
命留嫗隣隱。即請家親族友主。曰
先夫子不幸。中道相謝。未亡人本
擬相殉地下。因念扶孤節婦易珍
甚。易。而勉難。不得不苟延。息。
主持家政。但家事繁劇。躬日持
勞。勢必與婦周旋。恐為飛短流
言所中傷。果爾。則不獨有辱先
子。卽末亡人亦何足以堪。以外孫
女之管事。某某經紀。果爲余無益
人。當而克盡厥職。遇有不決。可
秉承於余。余但認其成而已。兒

煙鏡刺軍招募黑籍軍

隊佈告

(慶喜)

爲佈告事 照得軍人以戡土爲天職。折衝爲末務。轉宜儉之彈。如君隨懷。承文人之囑。得心應手。固應令毛瑟鎗退避三舍。較卽郎林更勝一籌矣。濃烟罩面。徹宵之談話風生。老蒼剽腸。猖獗之燈檠星列。允使羊角鯢魚。厥灰失色。伏春間謀。宵小寒心者也。至若連珠作響。暮氣儘燒。螭鬬無聲。朝暾初放。俾宵作夜。倒白爲玄。尤吾黑籍軍隊之特色也。爾其登眉釀面。癡科被我當頭一擲。弄得有此兒兒頭晃腦了。於是連倪伯和三字。也不大明白了。理論也不從清楚了。我不來告他不要去。做倪伯和與楊殿。誰知他偏生高興做做。自己做了還不算數。還要硬拉上一個我。你們想我又不要發什麼騷動。又不去寫那絲絲綿綿的情書。那末我口能寫倪伯和的資格呢。老能這口能。有做倪伯和的資格呢。我想我頭雖聲聲。說我肉麻滑頭。我想我頭雖滑。却不及你空頭萬一呢。我那段通信。不過我同朋友們談間的事。本來不關別人干涉的。至於說他肉

此則本督軍概念不同。重信下民。所以撫卹而水深火熱之餘也。從此挺胸吐口。小口動旋。足令禁烟勇士。望而卻步。豈徒遮眼避風。大批運出。直使屢脫打手。贈裏綳肩。庶使抱終身之戚。而還白眼皮。薰者。願以揭眉吐氣。一洗往常面目。黑脂酣收。何多讓金榜掛名時耶。千載難逢。時乎不再。迅即隨帝銜銜武器一枝。來營受驗。有厚望焉。年月日公佈。

不上我的身上呢。還是請你自己受用罷。我想老龍也很可憐的。自己咽喉不清。且空空如的。我看他如請諸精神研究學大家高晴雲先生採註老李你何以知道晴雲是假呢術家。療治一下子。纔可以呢。否則若同他團下去。非得把他腿的腰子。多欲穿出來給人看了呢。呵呵。

老龍你也不必在那裏搖甚麼家。你須知道。倪伯和是怎麼磨。由是怎麼磨。虧你還要加上一個註。

笑 林

●新笑林 (阿蠻)

二十。修業社將決絕時。留東同人某。謂日本。小國耳。吾四萬萬同胞之大國。即人人向東海一小道。三島殆將沒矣。或曰。即四萬萬人在飛機上。遺矢。日本國亦將成一片荒矣。其言大而無當。然頗足解頤也。

余生於憂患。然解以自樂爲娛。即人方罵余。亦作一樂事觀也。一日。有友欲同余口角。余笑而不答。

快樂也。

雜評

自由廳見聞錄（一飛）

雙簧 雙簧、技。創自北方。盛行於京津一帶。年亦傳至海上。頗受一般人士歡迎。其難在於說做相宜。不致參差。而作者較說者重。作者隨說者爲轉移。文則文之。武則武之。笑則笑之。哭則哭之。雖笑至斷腸

新世界棋友會移在南部三層樓大書場旁邊此啓

三邱 一南北三弦
八拉戲三弦
彈彈戲笑話
拉戲黃戲慶
三堂會定期
戲聘 樣不誤

十齣 每日午後在新世界
部自由廳旁邊設硯
書另有潤格當面取
此佈

西
吳玉孫
時路福裕里總弄電話中央六三二
●請看大蚌壳精
已成人形能唱歌
在北部跑驢場旁

請配服**粹華製藥廠**所製各種藥水。能
保君健康。**粹華藥水**係以吾國道地藥料
用科學方法所製成。中醫照舊開方。病家持方配
合。與飲片無異。不勞煎煮。百病可治。功效速配。
無論諸飲之土。在吾經配服者。省能道之。君親
粹華藥水。一獨能去病健身。且能挽利權。塞
漏卮。欲知其詳。請惠臨英大馬路。親仁里。一六
六一號總發行所。任歡迎。備有精美紀念冊。寄
送。如蒙函索。當即寄奉。

拂腹。哭毛來聲。亦不能自由停頓。一爲隱存生。一爲子水。隱存生。濕上演之者。雖不乏人。而欲求靜論之原則。未慮灼。彼師受創完善無疵者。實不多觀。子自想幾去。子水余未識其人。閱其文。遍。循新世界之與玉奎。蓮姑娘。尙可戰。特以所爭之媒。則爲同

小
說

君曰：「老人。汝宜自勸。此輩無
病。生智謂決不發生煩惱之事。
不久吾得外甥。更可自傲矣。若
無煩惱之事乎。則生子爲一事實
而石君將過於爲父時代。安得不
驚奇耶。」石君因終夜不寐。精疲

可稱此中楚楚。吳玉餐。一老婦也。年逾花甲。顏頰黧紋波瀾。齒牙盡脫。眼四脣扁。老西聖表。面發嶮之時。一言一動。醜陋頹唐。並見有勝敗之分。余雖不敏。亦爰

二人乘驕。行行重行行。覺香
袂顚際。血脈流動。筋骨爽然。
涼風拂襟。肺腑一清。仰首可望
山峯重疊。樹木扶疏。驅驕而上
則豁谷峭拔。雲氣蒼翳。兩岸

情。其精神上之不快。難以言宣。

前接王叔振書云。每歲正月。時令小開時。白粉滿面。看組衣。以帕掩口。批把搨面。如連步柳腰。當以老眼學秋波之流盼。詠詩百出。尤令閱者笑不可仰。老年得此。誠對時。各立門戶。累年正月。二

披拂。幽雅悅目。泉流石隙。潺湲
碎響。塊壘寫之盪滌。繫馬樹上
緩步登坡。縱覽山川之奇。涉歷
門。緩步登坡。縱覽山川之奇。涉歷
背。嶺之秀。鳳娘慨然曰。壯哉此游

我個後安
胡老八人後以將牙爲父之道告不
。使其欣喜。石君亦以爲今雖不
其妻之憐愛。然生子之後。或能
其互相愛好。得此小孩纖纖弱弱
引。而夫婦二人之唇。可以復接
如吻嬰孩之額然矣。特不知此種

雜錄

非易易。蓮姑娘純操北音。吐字清斷。田言亦甚清糯。與吳相配。可謂相得益彰矣。

相下。嗟乎。甲勝。中國也。乙亦中國也。既盡爲祖國奔走。不更共濟。以謀所以自強之道。縱有伺我隙者。彼亦將難肆其謀矣。又能爲侮蔑之上也哉。記書後

路爲生平未得之樂也。徧行其間而忍遽返。可貞屢促之回。於是仍原路而旋。及至中途。鑼鼓聲喧。一乘采輿。劈面而至。可貞之馬斜刺前行。而風嫖所騎之亦奴則

能。得。驚。

望。能成事實否耶。(未完)

交 通

雪花先生鑒。請示尊址以便通訊
(編輯部啓)

●答亞君

手書敬悉。吾人當茲離亂之世。

○覺世真言（類）（老健）

虎落平野。難爲其虎。雖三尺小童。亦盡得而侮之。此非小童之敢侮此虎。實以其楚歌四面。難展其威。

聯語

諸公。盡不放法於我。以驅我中平。余拭目得之矣。（元）

聲大驚。縱跳上下。風娛幾爲面
鞍。加鞭催蹬。馬負痛轉身扶鞍
跋跳顛越。人馬俱無喘息之暇。

宅江山。烏衣夕照。其能已我家宅悲哉。一腔憂憤。洩之筆底。笑怒罵。亦狂歌哭之意耳。非謂不爲無益之事。曷道有之生者。君以戲爲真。僕終以真爲戲耳。至於俚。漫罵。僕竊不敏。烏敢

夫以人心機變。世道淒凌。棄欲下投井在者。余恐小以外。尚復大有人在。余又此獨責小輩爲說。嗔嘻。吾憐此虎。吾惜此虎。虎乎。虎乎。汝且暫忍一時之忿。購卒乾龜。從新守舊。恨人者

又投精神。如欲獻其一日千里之技能。審察其地。亦非復傾壑之處。見大塊青土。蔓延無堤。皆良田。默念培植如此之佳。收穫之時。

此自污筆墨。諒足必不以此爲僕也。敢備區區以告故人。小老虎虎
法錄。南國諸兄鑒。別後益甚。
暇本星期六駕北駕自由廳。茗叙
陳只錦手啓

說有一旦破井而出。則昔月皆下。
投井名者。汝可當其血而食其肉矣
。余知也人必不以爲忍日汝。以人
皆知有報應之說。而臣詆汝也。

愚。舉以告之。君笑曰。對以願
死。乃亦可乎。(吳普言)余

必大豐。特未知屬誰家耳。正欲
間。忽慘聲突來目數武外。馬
奔。而鳴聲益厲。大異思。觀其
。因目馬近之。亦奴如亦不懼。
稍一驚視。則眉鎖春山。目凝秋

師人現歸堂西年一十五
以二月初五日日本報其
君見惠一書曰不足大害一冊本
精客雅意但以先至爲限後概郵歸
件語寄未瑣一江涇陽北首群
敢取再交可也華富游客上

諸贈來當